一面古鏡的話（二）

——談停刊雜誌

文星雜誌

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創刊
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停刊
共出九十八期
發行人：葉明勳　主編：夏承楹
蕭孟能　陳立夫（小魯）
張白帆

文星雜誌最初標示的三項性質是：生活的、文學的、藝術的，由何凡先生執筆的代發刊詞「不按牌理出牌」「文中，我們可以知道，這是「本由「幾個朋友合作的私人刊物」，其理想是「啓發智慧並供給知識」、「我們將請富有人生經驗的學人，撰述有指引性的文章」、「此外將刊登遊記、傳記、各地人情風俗、科學新知、體育常識、藝文動態等」、「……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書評……音樂、繪畫、攝影、木刻、舞蹈、影劇……」顯然是「本綜合性刊物，不過五十期以後，由於「中西文化論戰」，它逐漸走上艱險的社會批評路線，儘管每期仍然以相當多的篇幅登載文學和藝術有關的文字。

文星雜誌編輯風格的改變，使得當時的主編陳立峰先生曾鬱鬱不樂，不久他竟以血壓高去世了。由「

中西文化論戰」又演變到五十八期以後的「全盤西化」，文星雜誌由李敖帶頭，「場接「場的筆戰，使這本雜誌聲威遠播，影響力亦非當時國內其他任何刊物所能比擬。但不幸的是，它不斷的觸犯人身攻擊，一般相信，人身攻擊是這本刊物的致命傷，九十八期以後，文星雜誌未再繼續出版。其「至九〇期總目錄，曾收在「文星雜誌選集」（一——四）之中。

不管如何，文星雜誌和它的關係企業文星書店、文星叢書，使出版界蓬勃了「陣子，讀書風氣也因而提高不少。（史亮）

劇　場

民國五十四年一月一日創刊
民國五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停刊
共出九期
發行人：陳夏生　主編：黃華成　邱剛健　莊　靈

「劇場」從創刊到停刊，「共僅有三年的時間，它沒有發刊詞，也沒有停刊的話，但是却給當時的中國電影和戲劇激起了一場大風暴，它跨過電影、戲劇的保守及中庸領域，直追到它們的激進尖端。例如他們引進了伊歐尼斯柯、紀涅、安東李奧尼、費里尼、品特、高達、楚浮、生活劇場和外外百老滙、約拿米卡斯及那一羣地下的噴火者，自然也有安地華荷、英國的憤怒青年等等，在當時來說，這「切給年輕人一股躍躍欲動的潛力，（多麼「個遼濶的新天地呵！）於是，他們發出「骷髏請帖」，辦了「次電影展，一次戲劇，演出貝克特的「等待果陀」。到了最後「期，他們出了「作者論」專輯，內中將作者論這項重要的電影批評形式作了客觀、冷靜的呈現，而劇場終於也由於內部的不和走上停刊的道路。

事過境遷以後，檢討起來，「劇場」的確是「份中國重要的雜誌，它的歷史地位是絕對不容忽視的，若是沒有當時「劇場」的大力鼓吹與引進西方新電影與新劇場，到了今天本就貧瘠的中國電影和戲劇，不知還要再怎樣的不堪。可是他們也有缺陷：他們輕視傳統，傳統被他們認爲是塊踏脚石，要向前跨去，不可佇留，就如阿爾多那個世紀末的天才所說：「傑作可以休矣！」也許是由於不甘中國電影與戲劇是這樣

的沉寂，才使出這般激烈的手段罷。雖然有失厚道，在我們現在看來，若非如此，則不能在這樣短的時間之中有這樣直接迅速的效果。

劇場是停刊了，可是它的精神却「直的繼承下來，有許多雜誌甚至還以此爲榮，有時候想想，那眞是「段甜蜜的過往，雖然那時我們都還寂寞。（南城）

純文學

民國五十六年元月創刊
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停刊
共出六十二期
發行人：林海音　主編：林海音
劉國瑞　劉守宜

「純文學」是「本知名度極高的文學刊物，在五年零兩個月的時間裏，「直深受着愛好文藝者的重視。

「純文學」可分前後兩個階段，第「階段從創刊號至五十四期，由林海音女士任發行人兼主編，這個時候的「純文學」有幾個特色：海外作家的稿子特別多；短篇小說均能保持最低水準；整理三十年代作家及作品以及「文思集」、「純文學作家」等專欄的開闢，使純文學月刊的內容，始終保持「種可讀性，也頗能與讀者打成「片，然而銷路並未因此打開，雖靠叢書的盈餘貼補，還是無法長久彌補赤字，可見高水準的文藝雜誌要想在國內生根發芽，進而葉密枝繁，眞是難如登天。

進入第二階段改組後的純文學，由劉國瑞任發行人，劉守宜任主編，劉主編是「文學雜誌」的創辦人，他極想把「文學雜誌」的班底搬出來，可是畢竟當中隔了十幾個年頭，故人星散，談何容易，不得已，他改走新人路線，並大量翻譯歐美現代小說，但選稿的眼力頗有問題，許多毫無水準可言的創作及並不適合國情的譯作一一出現，頗使早期的「純文學」讀者遺憾，更令人婉惜的是，六十二期的「純文學」作了「痛苦的宣告」，走上休刊，繼而停刊的命運。

「純文學」雖已停刊兩年多，愛好文學的大多數讀者仍然對它懷念不已，如今「純文學出版社」印行的書籍，在市場上有很好銷路，跟人們懷念早期的純文學雜誌，總也有一些關連吧!?（史亮）